

喜欢刘玉堂版本的幽默,自然也喜欢作家本人。常在一起坐坐,聊聊,听他拉京胡,听他口音很重的家乡话。关于刘知侠先生夫人的一个段子,就是从他那里听说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玉堂先生军旅作家的文名就冒了出来,回到家乡后更是一发不可收。1988年春天省里开作代会,玉堂先生是代表,从下边的沂源县赶过来开会。开会空闲知侠先生夫人刘真骅女士四处打听找他,见他就说你就是刘玉堂吧,知侠想见见你。刘玉堂就有了点小激动。毕竟人家是名家,《铁道游击队》那是当年妇孺皆知,誉满华夏的大作啊。当年为见到沂蒙山跋山水库体验生活的刘知侠,要跑大半天路。

知侠先生当时刚刚从省文联、省作协的领导位置上退下,在南郊宾馆的一个房间里等着玉堂先生,起身握手,接着真骅女士问吸烟吗?玉堂先生没客气,抽!真骅顺手从宽大的外衣里掏出一盒中华来,递给他一支。玉堂先生熟练地划着火柴点上就吸,可真骅女士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一盒宏图烟,淡红皮白底边烟盒,自己拿出一支,也点上吸。玉堂先生顿时觉得一股暖流传遍全身,他没有想到知侠先生夫人会这样招待他。“中华”烟当年一块三毛二,一般人抽不上,属于特供的稀缺物品,有钱也不一定能买上。“宏图”是青岛产的地产烟,很普通,一般人都抽得上,价钱五毛一盒,比“大前门”略贵一点。

我小时候没有见过“中华”,村里顶高级的烟也就“大前门”,是招待贵客用的。大部分喜欢吸烟的人抽的都是九分钱的“生产”和“大众”。到了一毛五的“金菊”和“玉菊”,至少得是个生产队长了,我家的烟多半是“金菊”,一小部分是“泉城”。两毛二的“泉城”和三毛六的“金鹿”很稀有,有的话也不舍得抽,是留着待客的。

西街上有位姓柳的人家,主人叫柳井久,是城里回乡养病的工人。他是重工业的八级半工,工资一百二十多块,比县委书记都高,养着一家七口人,还都穿的确良衣服,嘴唇上天天明晃晃地泛着油光。他长得有些像日本人,见过和李向阳打交道的那个老鬼子,就不用看他,私底下都喊他酒井。他家的院子很齐整,四方方的,没有三角八楞,院墙上还用白灰泥了,耀眼地亮。红大门,门楼都是用红砖垒的,下面下着闸板。平常关着门,



【世相人心】

□赵峰

街坊没人去,不过去也进不去,狗进去都费劲,闸板严丝合缝,连耗子都过不去身子。

在乡下没有抽独烟的人,除非那些“死孙头”,还有“老绝户”。大家抽烟,就是旱烟也都散,不管几个人,都要一个不落地点一圈。

酒井家里烟多,各种牌子的都有,他家还有带着锡纸的“大前门”,但他家的烟一般不散,散也很讲究。普通社员只能给“生产”和“大众”,生产队长就给“金菊”,大队干部可以给“泉城”,碰上他有事求村里,也能给“金鹿”。“大前门”肯定是留着招待公社干部的,街坊邻居抽了他的烟也憋气,有的抽完烟还骂他。

酒井骑的是一辆一百五十三块六的“金鹿”自行车,他家里还有辆小轮的“飞鸽”,就是能正着蹬,也能倒着蹬的那种,回蹬的时候链条哈哈拉拉地响,听了就觉得很惬意。他怕别人借,就把后架子卸下来,光剩一个挡泥瓦,没法驮东西,也就断了别人借车用的念想。酒井出门也喜欢揣两种烟,一种好的,一种孬的。

他有次从城里赶集回来经过坝上,遇上了邻村的大背头书记,赶紧下车说话,然后递烟,是“金鹿”。可掏遍了所有的兜,就是没有火柴。两人正尴尬着,他的后邻居,老实巴交的钢生正好过来,他

## 散烟

拦住钢生借火,顺手从另外的兜里抽出一根“玉菊”来,扔给钢生。钢生没接,烟掉在地上,却一步上去就抓住酒井的自行车,要往河里扔。嘴里还不停骂着,说酒井是个畜生养的玩意,你太瞧不起人了,谁稀罕你的烟!不是大背头书记拦着,酒井的自行车肯定会葬身河底。钢生不解气,还强行把他兜里的两盒烟,都翻出来,撕烂扬到河里。嘴里还狠狠地说着,叫你抽!我叫你抽!

酒井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啥,依旧是他的老样子,像是现在的接待办主任,严格按规格办事。后来,我也接触过不少城里人,专抽一个牌子的烟,抽烟的时候不散烟,就自己抽自己的,也没有觉得有何不妥。再说,人家也不接别人递过去的杂牌子啊。不过也很少听说出门要带两种烟的,打发不一样的人有更多的方法。

真骅女士的两种烟和酒井的多种烟,放在一起说,成为新版关公战秦琼。说不清道不明,不知是哪跟哪的事,也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后来还知道知侠先生定居青岛后,专门腾出房间接待业余作者,好吃好喝好招待,被大家称为“国际旅行社”。他的“中华”是温暖的,他散的是春风,至今玉堂先生心里热着。酒井的烟如寒流,抽了心里发凉,让人很久缓不过劲来,抽他根烟心里能结冰疙瘩。

【名家谈写作】

李白有一篇题目很长的短文《冬日于龙门送从弟京兆参军令问之淮南观省序》,文中充分流露出对自己才思之满意。

这一小短文洋溢着十分饱满的文采。借由李令问不免带些夸张意味的称赞,李白丝毫不客气地承认了他的能力,不是普通作家,他仿佛有一种天生的能力。恰是《诗经·小雅·都人士》所形容的那样:“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成章。”《诗经》里面所推崇的是旧都镐京人物仪容之盛,由于怀念前代人的谈吐,而发明了“出言成章”的语词。

放心说自己想说的话,才能到这个境界。所以,理解“出言成章”的关键,要之在于“其容不改”。《诗经》所描述的旧都镐京之人,为什么能说出那样美好的语言呢?他们有着上国之人的自信啊!

如何加强作文能力?这是个问题吗?如果有那么一整天——只要24小时就好——我不需要接触这样一个话题,至少不必听到和感受到家有升学子女的父母这种奇特的焦虑,那么,我或许会觉得生活清静而愉快一些。然而想要臻于此境好像并不容易。在我们的身边,总有人认为自己子女多多少少有表达障碍。

“文非吾家事”的焦虑似乎还带来了不少商机。近年来不少人自觉有能力帮助孩子写作文,教材一本一本地写,似乎就把孩子们“带进”了“文学的殿堂”,或者是让“文学”丰富了“孩子的心灵”。这些帮助学子“加强作文

## 开口便是

能力”的人并不觉得为了通过升学考试而补习作文是一件多么不对劲的事——不是也有很多人补习数学吗?不是也有很多人补习英文吗?如果没有一级一级的考试检核“把关”,还有谁愿意运用整篇整篇的文字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呢?

毋宁从相对的观点来说:一旦通过了考试,学子们还愿意自动自发、写命题作文的大概很少。就像数学或英文一样,一旦在生活现实里工具性的应用机会少了或是没了,人们当然不会纯粹以“加强能力”为目的而主动演算或是锻炼。

质言之:各级考试“诱导”考生学习作文所加强的,不是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而是用后即丢的资格。人们通过了考试,却会更加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作文这件事:以为那不过一个跨越时费力,跨越后却可以“去不复顾”的门槛;一种猎取功名的、不得已而施之的手段。作文,若不是与一个人表达自我的热情相始终,那么,它在本质上根本是造作虚假的。

我服兵役的时候在士官级的军事学校担任文史教官,一连两年面对数百名大部分是高中联考门前的落败者。几乎所有的学生基于种种原因痛恨作文,其中一个在课堂上公然睡觉罢写的学生说得实在而有力:“教官出的题目我没话可说。”

孩子们真的没话可说吗?还是他想说的话被作文的形式给封闭了呢?我想了几周,终于想出一招,让学生先读一篇他们自选的故事,并且用自己的语言复

□张大春

述一遍这故事;我只规定:在口头复述的时候不可以用“后来”“然后”“结果”这些方便溜溜的连接语词(用一次就扣十分)。口述完成而能够不漏原故事的内容,就拿满分。

没有人在第一次拿到满分,大部分人连60分都够不上。但是,在和惯用连接语词展开搏斗的同时,他们开始构思、开始组句、开始谋篇,不得已而拿起笔来打草稿。很快便可以文从字顺地说明一个事件,掌握一段情节,甚至提供充分而不累赘的细节。

打消我们日常口语中毫无意义的口头禅,有如清理思考的芜蔓,掌握感受的本质,这种工作不需要花钱补习、买讲义、背诵范文和修辞条例,它原本就是我们自有自成的能力。担心孩子作文写不好的父母倘若实在焦虑得很,请听我一言:找一篇有头有尾的故事,让你的孩子读熟了,再请他用我所要求的方式口述一遍。

我的老朋友胡金铨导演一向以风趣冷隽著称,他编剧本、写小说,也做杂文,总出之以干净利落的口语,我听他讲故事、讲笑话,只消一遍,就印象深刻,这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强大的记忆力,却是他“开口成文,挥翰零散”的本事。口语简洁,文句清通,周转叙述的角度有如调度一个个节奏明快的短镜头,就能够让聆听者(读者)畅然领会。也许父母们自己应该先试一试:你能够干净利落地说话吗?

(摘自《文章自在》,张大春/著)  
本栏目诚邀荐稿, 邮箱: qwbx2@163.com

【大众讲坛预告】

## 走近灿烂的青铜文明

商周时期是我国青铜文明的高峰。这一时期出产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如今这些青铜器已经作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被世界很多博物馆收藏、展出。本期大众讲坛邀请商周青铜器研究专家张颂斌老师讲解青铜器的历史与文化,张老师将通过一件件青铜器文物,带领大家走近历史,走近灿烂的青铜文明。

讲座时间:3月25日  
(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评论和写作交流。



【岁月留痕】

## 春树暮云

□衣玉国

单位效益不佳,朋友介绍,在东城设帐收徒,赚俩束修以补家用。这样,每周都得回东营一趟。

惊蛰过后,天便暖和了起来。一个周五的下午,驱车去东营。走建林,走浮桥。当时,天有轻霾,还有云,这云的边界却不甚清晰,与天空的交界处仿佛水墨晕染过似的,有一个平缓的过渡。金乌已经偏西,光线很强,射在柳树上、柳枝上,硬生生地打出了剪影的效果。柳树还没有发芽,枝条才变软,这么一照,更加突出了身影的婀娜……脑中跳出一个词——春树暮云。

春树暮云,知道于《中国成语大会》,理解于《中国诗词大会》。源于杜甫的《春日忆李白》,全诗:“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现在常用来表示对远方友人的思念。窃以为,应当再加个定语,应当是对远方同好友人的思念。

第一个思念的是谁呢?是一个老大哥,他令我明白了什么是虚怀若谷。曾有一段时间,工作、生活都不是很顺,经常混迹于《黄河口论坛》之文学园地,自恃学文有所得。心理学上讲一个人,处于逆境时,常常外求于别人的认可,当时应当就是这种状态。能拿出手的,似乎只有文字了。点评之中,过足了瘾,爽。这位老哥,还是东营某强力部门的中层,用他的化骨绵掌将我的戾气化为无形,这期间自己却不断成长,现在都有些仰之弥高的感觉了。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活中谦虚使人进步的例子。

另一个呢,是一个小兄弟,一个江南的、卖卤味的小兄弟。其实也不小,也已年过而立。浙江某大学毕业,创业卖卤味。能吃肉、能喝酒,还有些豪气,总之不像我印象中的江南人。我们也是相识于网络,当时共同在《天涯社区》追一个有关美食的帖子。每与之聊天,都会想起:“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照,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垆酒,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的句子。如果近的话,应当会经常拿着故事去找他。

每年,都会寄些山东特产给他,他呢,总以腊味相馈,亲手做的。腊味,鲜排骨,加笋,是一道江南应季的美味,腌笃鲜。生于盐碱地的我,春天也常吃。这几日,春风紧,应当又到了吃腌笃鲜的时令。正巧微信偶读一首诗,陆凯的《赠范曄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转发并评论道:“盼望着来自江南的邮差”。他回道:“江南邮差所奉者不过腊肉腊肠而已,赠春与腊肉,所差万里。”看后,心里暖暖的,他懂我。于是回道:“有江南暖阳沉淀一冬的味道。”

《庄子·山水》有云:“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我等俗人,只敢以非小人自居。朋友间交往,也只求有同好,能相知、相长。